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20年2月24日至3月20日

议程项目4

需要理事会注意的人权状况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

概要

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爆发以来，该国一些地方的敌对行动几乎没有缓解迹象，大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跨越不同冲突地区参与进来。这些派别之间迅速变化的多重联盟继续造成动荡和权力真空，助长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和平进程，加上冲突各方不允许人道主义行为体和独立监察员不受阻碍地进入，使得改善平民保护环境的前景变得渺茫。

10月初美利坚合众国军队突然撤出后，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国民军发起了代号为“和平之春”的行动。伴随而来的是平民从 Ayn Isa 和 Tall Tamr 之间的地区迅速逃离，使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地区包括儿童在内的众多流离失所人口已悲惨的境况更加严峻。

随着伊德利卜省 (Idlib) 南部战略地区的战斗打响，沙姆解放组织 (Hay'at Tahrir al-Sham) 的恐怖分子大力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活动分子、记者和平民因批评该团体加强干涉而继续遭非法拘留。亲政府部队也在伊德利卜省南部对恐怖组织实施空中和地面打击，轰炸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医疗设施等受保护目标。因此，受伤者接受治疗受到严重影响，妇产和儿童医院遭攻击后孕妇和新婴母亲就医无门。2019年5月至2020年1月初，这些袭击造成了70万平民背井离乡。

在政府控制的地区，返回条件仍不具备，平民要求归还房产包括政府征用的房产遇到重重障碍。在以前遭围困后来被迫签署“和解”协议的城镇和村庄，无处不在的检查站对平民造成恐惧，限制了行动自由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 本报告附件不译，原文照发。



这种状况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们几乎没有喘息机会，报告中叙述的大量侵权行为揭示了无数妇女、男子和儿童面临的严酷现实。性别角色以及支撑性别角色的不平等助长和加剧了侵权行为的直接后果。妇女，特别是某些宗教和族裔群体的妇女，受到了冲突的严重影响。在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地区的难民营中，据称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人员有家庭联系的外国儿童继续在绝望中煎熬，他们变得越来越脆弱。由于他们的原籍国大多拒绝接受他们遣返，成千上万的儿童，许多独身儿童，处于法律的窘境之中。

交战各方继续无视或拒绝保护弱势平民，包括持续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援助。尽管以前的报告呼吁交战各方采取纠正行动，但这些呼吁基本上无人理睬。

一. 任务和方法

1. 本报告是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0/17 号决议提交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交 2019 年 7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0 日所进行调查的结果。¹ 委员会采用的方法是基于调查委员会和实况调查团的最佳做法。
2. 本文所载信息来自于在该区域和日内瓦进行的 233 次访谈。委员会收集、审查和分析了各种卫星图像、照片、视频和医疗记录。也考虑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来文以及联合国的报告。
3. 证据标准被认为已经达到，因为委员会获得并核实了大量可靠信息，足以使它认定有合理理由相信所发生的事件与所描述的情况相同，侵权是被指认的当事方实施的。
4. 虽然委员会愿意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当局讨论这些调查结果，但因无法进入该国而使调查受限。考虑受访者的保护也影响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在所有情况下，委员会都遵循“不造成伤害”的原则。

二. 政治和军事动态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际社会持续努力推进政治进程。秘书长在 9 月底宣布，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与反对派的叙利亚谈判委员会达成协议，同意启动宪法委员会的工作。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称这项协议是开启更广泛政治进程的“钥匙”。宪法委员会在日内瓦正式成立，并于 11 月 4 日和 25 日举行了由 45 名成员组成的起草机构会议。由于对议程缺乏共识，第二次会议没有召集起草机构就结束了。宪法委员会的发展节奏凸显了在克服谈判各方之间缺乏信任问题和保证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254(2015)号决议取得切实进展方面面临的挑战。
6. 该国许多地方的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在这一背景下，12 月 20 日，安全理事会未能就延展跨境和跨停火线的援助交付机制达成一致。俄罗斯联邦和中国否决了这项决议，认为该决议必须适应当前局势。1 月 10 日，安全理事会在最后一分钟达成协议，批准延展跨境援助交付机制，但只限于两个过境点，而不是以前的四个过境点，而且为期仅六个月。² 通往伊拉克的亚鲁比耶(Ya‘rubiyah)过境点未获重新授权，预计将严重影响进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医疗用品。
7. 就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而言，亲政府部队与反对派武装团体，包括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在伊德利卜省(Idlib)、哈马省北部(northern Hama)、拉塔基亚省(Ladhiqiyah)和阿勒颇省西部(western Aleppo)的战斗进一步加剧。7 月和 8 月，西北部的暴力行动继续升级，亲政府部队发动攻势打击 Al-Ghab 平原、Khan Shaykhun、Ma‘arrat al- Nu‘man、Saraqib、Ariha 和 Jisr al-Shughur 附近的反对派武装团体。8 月 5 日有条件停火破裂后，叙利亚军队开始了大规模地面进

¹ 成员有 Paulo Sérgio Pinheiro (主席)、Karen Koning AbuZayd 和 Hanny Megally。

² 见安全理事会第 2504(2020)号决议。

攻。截至 8 月 21 日，亲政府部队切断了 M5 高速公路，包围了 Murak 的土耳其观察所，并夺回了哈马省北部和伊德利卜省南部的几个城镇。

8. 俄罗斯联邦宣布，已达成协议叙利亚政府于 8 月 30 日单方面停火。尽管宣布停火，但在整个 9 月和 10 月对伊德利卜省和拉塔基亚省的空袭仍持续不断。国际上，在安全理事会 10 个成员发出呼吁后，秘书长宣布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联合国消除冲突区清单所列设施和联合国自 4 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所支持的设施遭到破坏或损坏的情况。

9.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国特种部队 10 月 27 日在 Barisha(伊德利卜省)开展的突袭行动中打死了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与此同时，在伊德利卜省部分地区，隶属于沙姆解放组织的叙利亚救国政府进一步限制政治和民间活动，并征收新的“税种”，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众抗议活动。

10. 11 月和 12 月，亲政府部队继续对反对派武装和沙姆解放组织控制地区实施攻击。空袭和炮击在 12 月中旬达到顶峰，亲政府部队开始对 Ma'arrat al-Nu'man、Saraqib 及周围农村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这场战役让叙利亚军队夺回了伊德利卜省南部 M5 高速公路附近的几处地点。反对派武装团体随后在阿勒颇省南部和拉塔基亚省进行报复性袭击。地面和空中战斗造成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1 月初，约有 70 万平民流向该省北部地区。Ma'arrat al-Nu'man 和 Saraqib 的周围地区几乎见不到人。

11.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在埃尔多安总统一再警告土耳其计划发动跨境行动攻击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之后，美国和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行动中心，协调建立“安全区”。根据该协议，叙利亚民主力量和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的附属部队同意摧毁其阵地并撤出边境地区。虽然美国政府宣布将分阶段实施“安全区”协议，但土耳其当局表示不满，申明如果土耳其的安全利益得不到保障，它将采取行动。

12. 美国总统和土耳其总统于 10 月 6 日通电话后，白宫宣布，土耳其将很快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开展行动，美国部队将撤出。10 月 9 日，埃尔多安总统宣布土耳其武装部队与叙利亚国民军一起发起“和平之春”行动。³ 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国民军的支持下，开始进攻包括 Tall Abyad 和 Ra's al-Ayn 在内的一些边境城镇的库尔德阵地。“和平之春”行动的发起和美国军队的相应撤离对那里的人民造成了重大影响，有 20 多万人在快速和不协调的撤离中奔走他乡。Ayn-Issa 难民营曾收留许多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人员有家庭联系的妇女和儿童，现在几乎无人。

13. 对此，美国政府宣布，如果土耳其采取被认为“超出界线”的措施，它将继续支持库尔德部队并采取行动。欧洲联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以色列分别呼吁土耳其停止行动，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了谴责土耳其行动的决议。⁴ 阿拉伯叙利

³ 10 月 4 日，叙利亚各武装反对派团体的代表宣布在叙利亚国民军的旗帜下实现正式联合。见 A/HRC/42/51，第 16 段。

⁴ 阿拉伯国家联盟 2019 年 10 月 12 日通过了第 8454 号决议。

亚共和国政府则呼吁尊重其领土，并在与叙利亚民主力量达成协议后，在该国东北部的的主要城镇部署了部队。

14. 为了遏制东北部的暴力升级，10月17日，土耳其与美国经谈判达成停火，允许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撤出。在美国与土耳其达成协议之后，普京总统和埃尔多安总统于10月22日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允许俄罗斯宪兵和叙利亚边防部队进入土叙边境地区，以清除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人员。⁵ 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也同意在该地区开始联合监测巡逻。尽管俄罗斯联邦宣布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已完全撤出，但土耳其军队与库尔德团体以及叙利亚军队与土耳其所支持部队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关于叙利亚难民返回问题，埃尔多安总统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在30公里“安全区”内建立新定居点的计划。

15. 12月1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授权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以及“对负有侵犯或合谋侵犯叙利亚公民或其家庭成员人权”的责任的任何其他个人实施制裁。特朗普总统于12月20日签署该法案使其成为法律。

1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中部和南部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在德拉省、霍姆斯省和代尔祖尔省的袭击造成了数名叙利亚士兵丧生。该恐怖组织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部重新集结，增加了对亲政府部队的打击，特别是在 Mayadin 和 Albu Kamal 周围地区。叙利亚军队与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之间的零星冲突也在 Sukhnah 和 Tadmur(霍姆斯省)周围持续，对平民的安全和行动自由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德拉省，继民众抗议之后，政府对2018年7月之后被捕的人发布大赦令，试图缓解紧张局势，但很少有人获释。7月、8月和11月，以色列空袭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部的 Tal-Haraa、几处据称是真主党的设施以及大马士革以外的伊朗和叙利亚阵地。这些事态发展使整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平民保护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三. 针对平民的暴力再度激增

1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交战各方的攻击造成数十名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伤亡。激烈的战斗进一步破坏了服务的供给，剥夺了无数平民获得医疗服务和教育以及食物和水的机会。随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的演变，一些会员国也积极介入，支持或反对政府，采取直接地面行动或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后勤、物质和财政支持。⁶

18. 流离失所最常见的原因是交战各方不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来保护平民人口，或者是发动袭击团伙采取其他非法行动，罔顾平民生命。

⁵ 备忘录规定，从2019年10月23日开始，俄罗斯宪兵和叙利亚边防人员将进入“和平之春”行动区之外的土叙边境的叙利亚一侧，以清除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的人员及其武器。

⁶ 根据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各国义务“在一切情况下尊重并确保尊重本公约”。由于日内瓦四公约的共同第三条也是四项“现行”公约的一部分，这一义务作为条约义务亦适用于共同第三条“在一个缔约国之领土上发生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情况下提供的最低限度保障。见会议室文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2016年7月21日至2017年2月28日(A/HRC/34/CRP.3, 第99-103段)。可查阅：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CISyria/Pages/Documentation.aspx。

A. 伊德利卜省、哈马省北部和阿勒颇省西部

亲政府部队

19. 约有 300 万叙利亚平民生活在伊德利卜省，他们只能获得有限的基本服务。那里再次爆发残酷暴力。至少一半平民为躲避战火而离开或因“和解协议”而被迫出走”，⁷ 其中 70 万人是在 5 月至 1 月初离开的。

20. 尽管 8 月 31 日宣布单方面停火结束了整个“非军事区”长达四个月的攻势，⁸ 但从 11 月到 1 月初，暴力行动加剧。亲政府部队开始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特别保护目标。因此，居民区变得无法居住，特别是 Khan Shaykhun 和 Ma'arrat al-Nu'man 等城镇，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快夺取阿勒颇省至哈马省和拉塔基亚省的战略高速公路。

21. 委员会核实了对 Ma'arrat al-Nu'man、Marat al-Harma、Janudiyah 村(Jisr al-Shughur)、Al-Khasra 附近的一个医疗点和 Al-Bara 的非法袭击。以下是亲政府部队发动袭击的实例。

22. 对拥挤市场的袭击仍在继续。⁹ 例如，7 月 22 日上午 8 时至 8 时 30 分，对 Ma'arrat al-Nu'man 的主要市场和人口稠密地区周围房屋进行了一系列空袭。空袭造成了 43 名平民死亡，包括 3 名女孩和 1 名男孩，至少有 109 人受伤，包括 18 名儿童和 15 名妇女。至少有两栋四层住宅楼和 25 家商店被毁。离市场约 700 米的阿尔库扎伊兹(Al-Quza'iz)学校也遭到损坏。目击者称，市场附近没有军事目标。

23. 袭击发生后，平民和救援人员赶到市场。然而，在几分钟内，大约上午 8 点 35 分，同一地区又发生“双连击”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包括一名救援队成员死亡。医务人员描述了四肢不全的受害者是如何被抬到附近一家医院的，还有血肉模糊的不同程度的伤残者。俄罗斯国防部否认他们的飞机于 7 月 22 日出现在该地区。¹⁰

24. 8 月 16 日，下午 7 时 15 分至 7 时 30 分，离 Haas 约 2 公里的流离失所者营地遭到空袭。该大院位于伊德利卜省南部 Kafr Roma 与 Haas 之间的农村地区，周围是农田，受访者回忆说附近没有军事目标。这次袭击造成 20 人死亡，包括 8 名妇女(其中一名孕妇)和 6 名儿童，另有至少 40 人受伤。空袭对该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包括四围是小摊贩的邻近广场。至少两栋住宅楼和一个食品储藏室被毁，学校和营地医疗中心受损。

25. 根据现有证据，包括证人证词、视频镜头、数据图像以及飞行观测报告、截取的飞行通信和预警观察报告，委员会有足够理由相信，一架俄罗斯飞机参与了

⁷ 关于忠诚与和解的誓言，另见 A/HRC/36/55，第 20-22 段。

⁸ A/HRC/40/70，第 14-15 段。

⁹ A/HRC/28/69，附件二，第 2-8 段；A/HRC/30/48，第 34-35 段；A/HRC/31/68，第 77 段。

¹⁰ 见 http://eng.mil.ru/en/news_page/country/more.htm?id=12243385@egNews。

上述每起事件。在这两起事件中，俄罗斯空军没有将攻击指向特定军事目标，这相当于在居民区发动滥杀滥伤攻击的战争罪(攻击详情，见附件二)。¹¹

26. 随着暴力升级，亲政府部队巩固了对伊德利卜省南部战略地区的控制，平民集体逃亡，Khan Shaykhun、Kafir Nubl 以及 12 月下旬 Ma'arrat al-Nu'man 和 Khan al-Soubul 都沦为空城。Jisr al-Shughur 的 Janudiyah 村的学校成为至少 6500 名从亲政府部队重新夺回地区逃出来的平民的避难所。11 月 20 日，亲政府部队发射了含有集束弹药的地对地导弹，击中靠近土耳其边境 Qah 村附近的流离失所者营地，造成 16 名平民死亡，包括 11 名儿童，30 人受伤。在人口稠密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使用集束弹药构成了不分皂白攻击平民居住区的战争罪(其他攻击的详情，见附件二)。

27. 从 12 月 15 日起，随着亲政府部队加强空中攻势，Ma'arrat al-Nu'man 镇周围的居民预感袭击来临而外逃。居民们描述晚上出发的情景，说人们使用 M5 高速公路，将车灯关闭，以尽量降低遭袭击的风险。截至 1 月 1 日，至少有 30 万人离开家园，再加上此前 5 月至 8 月离开伊德利卜省南部的 40 万人。

28. 在 11 月 4 日至 6 日的三天时间里，伊德利卜省南部 Jisr al-Shughur、Kafir Nubl 和 Ariha 的四处医疗设施遭到破坏。11 月 6 日凌晨 1 时 30 分左右，亲政府部队两次空袭 Ariha 以南 Shinan 镇的 Ikhlas 妇婴医院，使该设施无法运作。当天晚些时候，大约下午 4 时 15 分，亲政府部队发动了一系列空袭，袭击了 Kafir Nubl 的一家“洞穴”外科医院，损坏了西部入口和重要的医疗设备。

29. 亲政府部队攻击医疗设施，一再犯下蓄意攻击受保护目标和蓄意攻击医务人员的战争罪。亲政府部队袭击医院、医疗单位和保健人员，违反关于照顾病人和伤员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犯下了攻击受保护目标的战争罪。

30. 上述事件依循了袭击医院的一贯做法(包括最近 2019 年 3 月至 5 月)。¹² 这种情况有力显示亲政府部队蓄意以医疗设施为攻击目标。政府官员一再表示，他们的目的是从该地区清除恐怖分子，包括沙姆解放组织。然而，战争手段和方法在部署上也摧毁了伊德利卜南部的部分民用基础设施，可能让人联想到政府部队也以平民为目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再的袭击使该地区几乎完全无法居住，削弱了沙姆解放组织的军事和脆弱的政治控制。

31. 在伊德利卜省南部部分地区，包括 Ma'arrat al-Nu'man，亲政府部队持续炮击“冲突降级区”的民用基础设施，使平民别无选择，只能逃离。因此，有足够理由相信亲政府部队意图恐吓平民，¹³ 以减少该地区的人口，尽快夺回这些地方。

¹¹ 见 Jean-Marie Henckaerts 和 Louise Doswald-Beck, 《国际人道主义习惯法》第一卷: 规则(日内瓦,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规则 156。

¹² A/HRC/42/51, 第 45-46 段和第 52 段, 脚注 16。另见附件二。

¹³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检察官诉 Stanislav Galić, 案件号: IT-98-29-A, 判决书, 2006 年 11 月 30 日, 第 99-109 段。

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¹⁴

32. 武装团体，包括沙姆解放组织，¹⁵ 对政府控制地区的袭击进一步升级，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¹⁶ 11月21日，武装团体对阿勒颇的几个街区，包括 Salah al-Din 发射火箭弹，造成7名平民死亡，29人受伤。

33. 由于交战各方的袭击，沙姆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也试图加强掌控，伊德利卜省动荡地区的平民继续经受苦难。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为了征服民众，沙姆解放组织越来越多地接手管理各种服务的供给。沙姆解放组织的存在影响了居民获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也迫使人道主义组织撤离。在约有4万人居住的 Kafr Takharim，该组织试图巩固权力，致使面包和燃料等基本商品价格上涨。当沙姆解放组织对该镇的橄榄油生产征“税”时，抗议爆发了，并逐渐蔓延到历史上有强大民间社会基础的其他地区，包括 Saraqib、Salqin、Ma'arrat al-Nu'man 和 Atarib。

34. 对此，沙姆解放组织战斗人员对 Kafr Takharim 发动火箭袭击，11月7日上午，他们进入该镇，并向军事人员和平民开枪。大约30名身穿军装、蒙着脸的男子冲进一栋三层建筑，当时有大约100名平民躲在地下室。这次行动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男孩。该团体成员还阻止受伤平民离开，并向运送伤员的救护车开枪射击。

35. 沙姆解放组织的恐怖分子继续招募和使用儿童参与敌对行动，¹⁷ 主要针对伊德利卜省失学多年的男孩，雇用他们担任警卫或检查站人员。由于现有的性别规范，男孩需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角色，特别是在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他们继而加入沙姆解放组织，以为家庭赚取一份收入。Sarmada 的一名16岁男孩加入了恐怖组织，并参与了敌对行动，为的是在他父亲死后供养他的兄弟姐妹。一名受访者描述了儿童在参加敌对行动之前是如何接受宗教和军事培训的。

36. 8月31日国际联盟部队对伊德利卜省北部的一处基地组织设施进行空袭后，¹⁸ 人们看到受害者中有穿着军装的男青年，包括12至13岁的男孩。据报告，这些儿童是被团结的使徒组织(Ansar al-Tawhid)人员招募并接受宗教培训的。

37. 对沙姆解放组织的存在表达异议或公开批评的个人，包括活动分子和媒体工作者，继续遭受迫害。8月至9月间，至少有6名活动人士被拘留，包括一名拍摄恐怖组织成员的摄影师，据称他后来发布了一段揭露腐败的视频。

¹⁴ 委员会继续视该团体为安全理事会第2170(2014)号决议及制裁清单后续条目指认的恐怖组织(见 <https://scsanctions.un.org/consolidated/>)。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目前包括 Jabhat Fatah al-Sham (也称为“人民胜利组织(Jabhat al-Nusra)”，以前称为“人民胜利阵线(Al-Nusra Front)”)、Ansar al-Sham 和 Ajnad al-Sham 等。

¹⁵ 因担心保护问题，委员会无法披露本段中的某些信息，例如地名。有关信息可能被用来确定个人下落。在任何情况下，委员会都将遵循“不造成伤害”的原则。

¹⁶ 见 S/2019/922 和 S/2019/987。

¹⁷ 见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 《国际人道主义习惯法》，规则137。

¹⁸ 见 www.centcom.mil/MEDIA/STATEMENTS/Statements-View/Article/1949406/statement-from-us-central-command-on-us-forces-strike-against-al-qaida-in-syria。

3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记者反映说，沙姆解放组织保留了一份活动分子的姓名和照片清单，据此他们可以拘留表示异议或不同意见的人。11月，当平民聚集在 Bab al-Hawa 对沙姆解放组织进行抗议示威时，该团体成员拍摄了示威者的照片，以便稍后在检查站认出他们。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活动分子报告称，他收到了一份书面警告，要求他向伊德利卜省沙姆解放组织管理的 Ouqab 监狱的“安全办公室”报到。警告没有说明传唤他的原因，他认为可能与他的新闻工作有关。沙姆解放组织成员就另一名记者在网上发布信息而对她进行威胁，这名记者批评伊德利卜省的服务提供和其他问题，并认为该组织对此负有责任。至少有一名活动分子在 Ouqab 监狱被法外处决，未经正规法院事先宣判而执行处决相当于战争罪。¹⁹

B. 阿夫林(Afrin)及其毗邻地区²⁰

39. 除了大规模抢掠和侵占民宅外，聚集叙利亚国民军旗下的各种武装团体还进行拘留、杀害、殴打和绑架，与以前在阿夫林看到的情况完全一样。²¹ 虽然有些行为，如绑架、抢劫财产和拘留，是为了劫财越货，但这些事件主要针对的是阿夫林及其周边地区的库尔德居民。

40. 被绑架和拘留的绝大多数是男性和库尔德人。有些库尔德人被绑架数次。被剥夺自由后，他们还遭受酷刑和虐待，几乎得不到食物，卫生条件恶劣。

41. 除了这些侵权行为外，大规模没收和劫掠财产的事件也广为报道。叙利亚国民军战士将家人安置一些已逃离的库尔德业主的房子里，并与新入住的人签订“租赁合同”。在其他情况下，叙利亚国民军战士来到一般老百姓的家，向留下来的库尔德房主索要房契。有时，返回者别无选择，只能与已搬进自己房子的叙利亚国民军战士的家人住在一起。当这些平民向叙利亚国民军高级将领投诉希望收回自己房产时，他们又受到威胁和暴力。没收财产的规模之大，促使叙利亚国民军在内部建立了一个投诉机制，但居民们表示该机制形同虚设。

42. 叙利亚国民军旗下武装团体劫掠和侵占财产的行为，是犯下了掠夺的战争罪，还侵犯了拥有财物和财产的权利。²² 此外，委员会认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叙利亚国民军旗下的武装团体成员犯下了劫持人质以及实施残忍待遇、虐待和酷刑等战争罪。²³

43. 此外，当地居民一致提到众多安全威胁，可能是反对叙利亚国民军的团体所为，包括枪击事件、汽车炸弹爆炸和其他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袭击，这些事件造成了平民伤亡。在12月16日的一次袭击中，一枚汽车炸弹在 Suq al-Hal 爆炸，至少有8人死亡，12人受伤。

¹⁹ 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

²⁰ 因担心保护问题，委员会无法披露本段中的某些信息，例如地名。有关信息可能被用来确定个人下落。在任何情况下，委员会都将遵循“不造成伤害”的原则。

²¹ A/HRC/42/51，第55-58段。

²² 例如，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诉 Germain Katanga，案件号 ICC-01/04-01/07，判决，2014年3月7日，第925-957段；另见《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

²³ 见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国际人道主义习惯法》，规则156。

44. 此外，Tall Rif'at 位于邻近的 I'zaz 地区，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控制之下，经常遭到炮击。12 月 2 日中午过后，发生了炮击事件，据称来自 I'zaz 市附近的 Jariz，有 10 名平民死亡，包括 2 名儿童，另有 12 人受伤。受影响的平民是先前从阿夫林逃离过来的。

C.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

“和平之春”行动

45. 自 2015 年以来，叙利亚民主力量一直控制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土耳其武装部队在叙利亚国民军的支持下，于 10 月 9 日开始了“和平之春”行动，²⁴ 对叙利亚边境城镇，包括 Ayn al-Arab (Kobane)、Tall Abyad、Ra's al-Ayn 和 Qamishli 进行空袭和炮击。于 10 月 10 日开始地面推进。

46. 截至 11 月 21 日，土耳其占领了部分领土并称之为“安全区”，是从 Tall Abyad 延伸至 Ra's al-Ayn 的一片地区。虽然 11 月下旬大规模空袭和炮击显著减少，但该地区经常遭到袭击，包括零星炮击、地面小冲突、汽车炸弹和其他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行动。

47. 土耳其空军空袭时使用了飞机，包括无人机和精确弹药。叙利亚国民军在财政和后勤上得到土耳其军队的支持，是地面部队的一部分，只装备轻武器，尽管一些部队也部署了坦克、轻型运兵车和几种火炮。

48. “和平之春”行动引发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浪潮。截至 10 月 11 日，已有 10 多万人逃离家园。到 10 月 22 日，这一数字上升到 17.5 万人，包括大约 8 万名儿童。1 万多名平民越过边境逃到伊拉克。至 10 月中旬，随着敌对行动加剧，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减少了在当地的的存在。这种情况进一步损害了平民获得服务的机会。

49. 大多数伤亡是在进攻初期造成的，包括最终由“和平之春”行动部队控制的领土以外的地区。在 Qamishli，10 月 10 日下午 4 时 30 分左右，一枚迫击炮弹落在 Qadour Beck 居民区，击中一所民房，造成一名男孩死亡，一名 8 岁女孩和一名 11 岁男孩受重伤。袭击发生时，孩子们正在外面玩耍。袭击还炸死了当时路过的一名老年妇女。目击者称 Qadour Beck 居民区为平民区，附近没有军事目标。目击者报告说，炮弹是从邻近 Qamishli 的土耳其 Nseibin 地区发射的。

50. 平民生存所需物资的供给也因敌对行动而数次受到影响。10 月 9 日下午 4 时左右，目击者报告说，Aluk 供水站一带受到炮击。炮击摧毁了电缆，水泵停止运转，46 万人的供水被切断。第二天，该地区再次遭到地面炮击，供水站的

²⁴ 埃尔多安总统在推特上宣布，“土耳其武装部队与叙利亚国民军刚刚发起了‘和平之春’行动……。我们的任务是防止在我国南部边境建立恐怖走廊，给该地区带来和平”。见 www.tccb.gov.tr/en/news/542/111024/-the-turkish-armed-forces-together-with-the-syrian-national-army-just-launched-operation-peace-spring-。此外，埃尔多安总统表示，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区”，延伸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约 30 公里。可以将目前居住在土耳其的难民重新安置在那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谴责土耳其的行动，称之为侵略行为，并将其定性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S/2019/806)。

行政大楼遭损坏。10月17日，水务维修工人试图进行维修，但据称被来自“阿尔-沙琪亚(第123旅)(Ahrar al-Sharqiya)”(第123旅)的武装团体战斗人员绑架，但后来获释。直到一个多月后，即11月13日，经人道主义组织居间谈判之后，供水才得以恢复。

51. 10月12日上午6时50分，一枚炮弹击中了位于 Ra's al-Ayn 与 Tall Tamr 之间的 Salihyah 一所学校内的临时医疗点。医疗点被击中前不久，人们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袭击损坏了大楼，摧毁了附近的一辆汽车。

52. 10月12日发生了另一起事件。一支由70至80辆车组成的车队，载有400多人，从 Tall Tamr 前往 Ra's al-Ayn。车队都是私人车辆，主要是小货车和小轿车，里面包括记者和带孩子的家庭。受访者说这一车队是平民性质的，目的是对“土耳其入侵”进行抗议示威，并表示声援。虽然有十多人携带步枪，但许多受访者证实，车队既没有军车、重型武器，也没有运送弹药。下午3时30分左右，车队在 Ra's al-Ayn 大清真寺附近遭到空袭，目标是第一辆车。结果有11人死亡，74人受伤，包括19名妇女。

53. 土耳其当局要么否认实施了这些事件，要么表示没有这些事件的记录(第50-52段)。委员会将继续进行调查，并呼吁土耳其当局启动自己的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

54. 除了激烈的敌对行动之外，Ra's al-Ayn 和 Tall Abyad 之内和周边地区平民还遭受了叙利亚国民军队战斗人员各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侵害，与阿夫林地区记录的情况相似(见第39-41段)。这些侵权行为在库尔德居民中间引起恐慌，造成进一步流离失所。许多人了解阿夫林地区侵权行为的规模，纷纷逃离家园。居住在 Ra's al-Ayn 地区大约13个村中的雅兹迪族妇女、男子和儿童预想他们的社区将遭到袭击，也离开了。据称是叙利亚国民军战士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提及平民、被拘留者和财产时，使用了将他们的“敌人”比作“异教徒”、“无神论者”和“猪”的语言。这加剧了进一步恐慌，造成了一种助长虐待的环境。²⁵

55. 在“和平之春”行动中，土耳其国防部长宣布控制了4,219平方公里土地和600个定居点，在M4高速公路上设立了检查站。²⁶ 受访者报告说，“安全区”内的检查站由土耳其军官控制，配备叙利亚国民军士兵。

56. Ra's al-Ayn 和 Tall Abyad 之内和周边的居民报告了多起叙利亚国民军士兵抢劫和侵占房产的案件，受影响的主要是库尔德人，也有10月逃离的雅兹迪族房主。学校和面包店等小作坊被抢劫或没收，制造橄榄油所用的土地、农具和车辆也不能幸免。

57. Ra's al-Ayn，特别是邻近地区的男性库尔德人尤其害怕回去。不过，一些库尔德妇女乘着白天回到家中收拾物品。她们到家门口一看，要么是门锁被换了，

²⁵ 见 <https://observers.france24.com/en/20191021-syria-turkey-militia-ahrar-sharqiya-investigation-abuses>。委员会无法核实该视频的真实性。

²⁶ 见土耳其国防部长2019年11月21日在议会预算委员会发表的讲话。可查阅 www.youtube.com/watch?v=H8h9-5AEzZQ。

要么是叙利亚国民军士兵住在里面。这不仅断绝了返回的可能，还进一步便利了将叙利亚国民军士兵支持的家庭和社区安排在流离失所者的私人住宅。

58. 10月12日凌晨，叙利亚未来党秘书长赫夫林·哈拉夫(Hevrin Khalaf)和她的司机乘坐一辆黑色汽车从 Qamishli 出发行驶在 M4 高速公路上。上午7时左右，在 Suluk 至 Tall Tamr 之间，叙利亚国民军的阿尔-沙琪亚(第123旅)成员将赫夫林·哈拉夫连同她的司机一起处决，他们拽着她的头发将她拖出车外，并肢解了她的尸体。²⁷

59. 委员会认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叙利亚国民军士兵在实施上述行为时，犯下了谋杀的战争罪，也一再犯下了掠劫的战争罪，进一步严重侵犯拥有财物和财产的权利。如果发现任何武装团体成员在土耳其军队的有效指挥和控制下行动，其指挥官知道或理应知道此类犯罪但未采取一切必要和合理措施防止或制止其实施的，可能为这些侵权行为负刑事责任。²⁸

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地区

60. 在 Hajin 以南伊黎伊斯兰国剩余几处据点发生最后几场战斗后，与该团体有已知联系的个人要么被运送到流离失所者营地，要么被转移到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地区分散各地的拘留设施。由于他们的原籍国大多一开始就拒绝遣返他们，外国籍伊黎伊斯兰国战士的家人包括儿童都处于法律的窘境中，生活条件恶劣，返回前景渺茫。

61. 在 Hajin 难民营，与伊黎伊斯兰国人员有家庭联系的妇女和儿童因与该团体的已知归属关系而受到歧视，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²⁹ 因为这些被拘留的妇女和儿童被视为安全威胁，³⁰ 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寻医问药必须依靠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帮助。受访者称，有时警卫拒绝他们前往医院就诊的要求，或者不允许他们陪同孩子前往 Hasakah 或 Qamishli 的医院。营地警卫在伊黎伊斯兰国战士家属帐篷的骚扰、辱骂和抢劫事件³¹ 也屡有发生。

62. 除了恶劣的生活条件外，还有不断增加的普遍不安全和暴力，使营地难民中最弱势群体生活雪上加霜。在 Hawl 难民营的附设区，伊黎伊斯兰国同情者建立了一支女性道德警察，以监督遵守着装规范的情况，对被视作“异教徒”的妇女实施惩罚。9月，在激进妇女建立的临时“伊斯兰法院”做出决定后，至少有两名妇女被刺死。至少有一名叙利亚民主力量警卫在附设区被刺伤。

63. 随着10月份“和平之春”行动的推进(见第45-52段)，恐惧在 Hawl 和 Ayn Isa 难民营的人群中蔓延。受访者回顾说，Hawl 难民营的警卫人数大幅减少，时而爆发零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在附设区。由于不稳定局势加剧，为附设区提供医疗服务的唯一诊所被关闭，使数千名妇女和儿童无法就医。敌对行动还进一步

²⁷ 叙利亚国民军领导人在与委员会的会晤中表示，有人因此事件被捕。

²⁸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二十八条。另见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 《国际人道主义习惯法》，规则 153。

²⁹ 见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 《国际人道主义习惯法》，规则 88 和 118。

³⁰ A/HRC/37/72, 附件三, 第 12-18 段。

³¹ 见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 《国际人道主义习惯法》，规则 122。

影响到 Ayn Isa 难民营，那里住着与伊黎伊斯兰国人员有家庭联系的 249 名妇女和 700 名儿童。后来难民营中的一些难民逃跑，但其他人被转移到拉卡省 (Raqqah) 的 Mahmudi 难民营，一些妇女似乎是被武装团体押着前往的。

64. 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管理的拘留所中仍关押约 1.1 万名男性，包括来自 50 个不同国家的 1,000 名外国人。男子和年仅 9 岁的男孩被关押在肮脏的环境中，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和水；他们看起来明显有病，在冲突受的伤也没有得到治疗。被拘留者与外界的接触有限，在争夺 Baghuz 控制权的战斗后许多人仍然不知道家人的下落。

65. 在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的其他地区，平民包括儿童的权利遭到侵犯。尽管叙利亚民主力量与联合国于 2019 年 6 月签署了制止和防止招募及使用 18 岁以下儿童的行动计划，但在报告所述期间，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在继续招募 16 岁和 17 岁的儿童，阿勒颇省有多人这样说。³²

66. 叙利亚民主力量还在已记录的其他事件中造成平民伤亡。8 月 10 日，一名 3 岁儿童在检查站被击中背部，当时他的父亲正按照叙利亚民主力量人员的吩咐去停车。当一群人前来抗议这起杀戮时，叙利亚民主力量人员朝他们开枪，一名平民的背部和腿部被子弹打伤。8 月 16 日，在 Tabaqah，叙利亚民主力量成员强行闯入一名医生的家，将医生带走，他的配偶受到殴打。

四. 政府控制的地区

67. 在政府重新夺回的地区，生活条件仍然很糟糕。居民，特别是 Ghutah 东部 (大马士革农村省) 的居民只得到有限的基本服务，重建几乎没有进展。在有电的地方，电力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而且经常实施配给。在 Duma，只有主要街道才有电；在 Ghutah 东部，供水无法饮用。建筑材料和家具的运输严重受限，特别是在 Duma 与 Misraba 之间，进一步阻碍了重建家园的努力。虽然一些学校重新开放，但被认为曾在隶属于武装团体的学校中当过老师的合格教师被边缘化，影响了教学质量。

68. 普遍缺乏法治使政府重新夺回地区的居民人人自危。在整个地区，如 Dar'a、Duma 和 Ghutah 东部，任意逮捕、强迫失踪³³ 和拘留仍然司空见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据称为征兵而拘留了大量成年男子。在 Duma，10 月 20 日一群学生前往大学参加考试途中被检查站的安全总局官员拦住。尽管他们是学生，但这些官员还是带走了 15 人，因为他们的义务兵役豁免被认为无效。³⁴

69. 政府还利用逮捕和拘留家庭成员来施加谈判中的压力或阻止政治参与。宪法委员会成员的亲属就遭到拘留和审问。³⁵ 在 10 月底召开论坛之前，安全部门暗

³² 截至本报告提交之日，尚未收到叙利亚民主力量对这些事件的答复。

³³ 委员会记录了强迫失踪的一贯情况。亲属继续向代表国家的中间人和个人支付大笔款项，以了解失踪者的下落。例如，见会议室文件“不为所知，不为所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被拘留者死亡事件”(A/HRC/31/CRP.1)。可查阅 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ICISyria/Pages/Documentation.aspx。

³⁴ 见 2007 年第 30 号法令，第 10 (A) 条。

³⁵ 出于保护考虑，委员会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这些人亲属的对待取决于他们在讨论期间的行为。妇女还受到国家安全机构的威胁，阻止她们参与其他民间社会倡议。

70. 安全机构使用据称由平民提交的“安全报告”来实施拘留，是令人担忧的趋势。Ghuta 东部以及政府控制下其他地区的人们报告说，他们因担心社区其他成员的举报而一直生活在遭受逮捕的恐惧中。受访者报告称，举报常常被用来解决未经证实和不相关的人际不满。7 月，一名男子收到消息说，有人提交“安全报告”举报他为武装团体储存药品。在被要求前往军事情报局后，他从德拉 (Dar'a) 省的一个城镇逃往国外。

71. 除了已被剥夺自由的数十人外，政府部队还经常进行逮捕和拘留。尽管如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政府还是发布了一些“大赦令”。³⁶ 然而，释放大多是在德拉省，获释的是几百人犯罪较轻的人。

72. 所涉行为体过多，加上在某些地区，如 Ghuta 东部、Qunaytirah 或 Dar'a，竞相采取不同的“和解”办法，致使安全局势脆弱。政府部队在以前被围困地区实施“和解”进程时作出了各种承诺，包括释放被逮捕和拘留者、承认教育证书和恢复教师职位，这些承诺多半没有兑现。被重新夺回地区的平民表示，不尊重“和解”进程和协议是当前民众恐惧和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73. “和解地区”遍布各种检查站，包括 Dar'a³⁷ 和 Ghuta 东部³⁸，违反了“和解进程”期间作出的保证。还严重限制了平民人口的行动自由，尤其影响到担心被逮捕和被强迫征募的成年男子。最近，在 Duma 使用快速部署的临时检查站，给民众带来更大恐惧。

74. 无处不在的检查站还使安全部门人员可以勒索居民。一名受访者告诉委员会，“即使你未被通缉，也可能在检查站被带走。如果你需要出外走动，总要考虑带些钱去贿赂官员”。这些限制阻碍了平民获得基本服务，包括看病和上学，经济困顿的人只好呆在家里。在 Duma 市，进出都需要授权。居民报告说，没有授权，只能在检查站支付大笔贿赂，才能去医院看病。

75.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适足住房和住所权继续遭到广泛侵犯。收回房产缺少明确程序，法律制度重叠复杂，对返回造成了严重障碍。还利用住房、土地和财产框架来惩罚那些被认为与反对派团体有关联的个人，包括记录政府部队侵权行为的活动人士。³⁹

76. 受访者概述了希望返回原籍地的人所面临的繁重行政负担。如果打算收回在霍姆斯省 Bayadah 房产，必须向省办公室提交所有权证明，然后到刑事安全局证明自己清白。过关后，还需要到当地警察局。许多申请返回的人没有过关，遭拒的原因既不具体说明，也不提供书面材料，这使他们无法对决定提出质疑。

³⁶ 例如，2019 年 9 月 15 日第 20 号法令。

³⁷ 受访者告诉委员会，德拉省西北部在国家安全部门的控制之下，北部在政治安全部门的控制之下。

³⁸ 受访者告诉委员会，Duma 在国家安全部门的控制之下，Misraba 和 Harasta 在阿拉伯叙利亚军第四师的控制之下，Irbid、Bayt Siwa、Hammurah 和 Kafr Batna 在军事安全部门的控制之下。

³⁹ A/HRC/40/70，第 80-82 段。

77. 支付公用事业费用进一步增加了返回的难度。在 Ghutah 东部、Hulah、Rif Homs 和 Homs 市，希望返回家园者必须支付整个冲突期间的公用事业费，包括服务中断时期或没有利用这些公用事业时期的费用。这对老百姓是极其昂贵的负担。

78. 在 Qusayr、Dar'a 和 Darayya 等地区，亲政府部队迫使某些阶层人口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房产。此外，受访者称，当局在房门贴上通知，要求房主必须在通知后一个月内地籍办公室提交索房请求。然而，在这段时间内往往又禁止这些房产的所有者进入城市。在 Qusayr 等地区，流落在外的人回到家，却发现他们的房屋被安全部队或武装团体人员的亲属占用。

79. 在 Qadam 等地区以及大马士革 Qabun 的部分地区，政府官员阻止逃离战乱的居民回家查看房子的损坏情况。如果获准回去，也只能呆几个小时。政府官员告知其他居民，任何永久返回家园或重建私有房屋的行为都予以禁止。

80. 根据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归还住房和财产的原则，应该保护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不因歧视性住房、土地和归还法律而受到损害。⁴⁰ 对行动施加任意限制，剥夺行动自由，以及非法剥夺 Ghutah 东部等先前被围困地区的个人财产，政府军还可能犯下了集体惩罚的战争罪。⁴¹

五. 当前冲突的影响

81. 暴力摧毁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民的生活，平民绝望地逃离家园，寻求安全的避难场所。个人还常常因其身份的多种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或种族而深受影响。颠沛流离使社区支离破碎，家庭骨肉分离，加重了平民的痛苦，以不同方式形成了负面经历。

82. 针对平民人口的暴力特别影响到平民妇女，包括特定族裔的妇女。还可能给老年人带来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基本服务的供给大大减少。身体和智力残疾妇女和儿童在冲突中艰难度日，被迫搬迁到基本没有医疗保健的流离失所者营地。

A. 境内流离失所者

83. 在撰写本报告时，离乡背井的妇女、男子和儿童仍然流落四方，包括数十万人生活在遍布叙利亚边境的拥挤的临时难民营中，只能得到有限的食物、水、保健和药品。在其他地方，流离失所的平民依赖于已捉襟见肘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果援助中断，他们的生命将受到威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约有 610 万平民流离失所者，境外还登记有 560 万难民。

⁴⁰ 见《归还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住房和财产的原则》，原则 18-19。

⁴¹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检察官诉 Fofana 和 Kondewa，案件号 SCSL-04-14-A，判决，2008 年 5 月 28 日，第 224 段。另见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国际人道主义习惯法》，规则 103。

伊德利卜省北部

84. 亲政府部队发动的攻势迫使人们在恐惧和绝望中逃离家园。数以千计的叙利亚妇女、男子和儿童被迫搬迁到更靠近北部的过度拥挤的临时营地，使已经捉襟见肘的人道主义资源不堪重负。由于过度拥挤，许多人被迫在橄榄树下栖身，得到少许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有限的基本服务。其他人在 Ariha 或 Saraqib 的学校或清真寺寻求庇护，在那里获得的食物、水和保健少得可怜。

Rukban 难民营

85. Rukban 难民营的条件继续恶化，儿童死于可预防的疾病。人道主义行为体提供基本用品和服务的渠道或手段有限，对民众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有这些情况，但 9 月初联合国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还是向难民营中大约 1.5 万人提供了援助。到 1 月份，留在难民营的人数估计略超过 1.2 万人。

86. 9 月下旬，一个联合国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的联合小组支持了愿意撤离的 329 人乘车队离开。离开营地的人被转移到“收容中心”，包括霍姆斯省的 Ard Dayr Ba'albah School 学校里。委员会收到报告称，至少有 100 人从 Rukban 难民营撤出抵达 Homs 后被政府部队拘留。

87. 决定离开似乎是因为难民营的条件不断恶化，加上严冬和资源短缺。留在 Rukban 难民营的其他人说他们担心被强行征募或任意逮捕。整个政府控制地区持续不断的侵权行为，包括任意拘留和强行征募，阻碍了平民享受安全和有尊严地自愿返回他们原来的家园或选择的另一目的地的权利。⁴²

B. 妇女

88. 妇女，特别是属于某些宗教和族裔群体的妇女，受到了冲突的不利影响。在库尔德政府内，已经努力促进妇女权利及其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每个行政机构都由一名妇女担任共同领导。除了妇女理事会之外，还在经济举措和民间社会组织中规定了 40% 的配额，以加强妇女的代表性和参与。

89. 然而，具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团体最近对库尔德妇女实施基于性别的侵权行为，表明他们正试图废弃这些努力。在阿夫林地区，最近也在受“和平之春”行动影响的地区，武装团体攻击库尔德妇女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在库尔德妇女中间制造明显的暴力和胁迫恐惧。这将损害妇女有意义地参与和为社区做出贡献的能力。女受访者说，事实上，为了避免骚扰，在没有男性亲属陪伴时她们选择呆在家里，放弃工作，或者实在需要外出便戴头巾。一名受访者还说，他因没戴头巾而在阿夫林区检查站被武装团体成员骚扰，被称为“异教徒”(kafir)。阿夫林地区的雅兹迪族妇女也谈到了类似的恐惧。

90. 在 10 月 12 日赫夫林·哈拉夫被谋杀后(第 58 段)。库尔德妇女回忆说，她们感到越来越不安全。武装团体威胁和骚扰在政治、军事、医疗和教育部门担任一定职位的人，或以其他方式积极参与民间社会活动的人。

⁴² 见《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原则 28。

91. 在其他地方，妇女的人权继续受到损害，扩大了先前已存在的不平等。为了试图巩固对 Kafr Takharim 的控制(第 33-35 段)，沙姆解放组织成员对教师和学生实行着装规范，对妇女和女孩进行系统性歧视。⁴³ 在伊德利布省的 Salqin，一名妇女在没有男性亲属陪同外出时被沙姆解放组织拦住，随后与至少 10 名其他妇女一起被关押在 Salqin 一所类似监狱的设施中，其中包括一名因试图独自(没有丈夫陪同)穿越叙利亚边境而被捕的妇女。

92. 在政府控制地区，长年不断的征兵活动迫使成年男子呆在家里，进一步阻碍了他们越过 Ghutah 东部等政府重新夺回地区的边界。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外的流离失所女性受访时经常说，因她们的配偶害怕被征募或拘留，强迫她们回家查看房屋状况，这些房屋往往被交战方占据或掠夺。许多女性回去，要么因为丢失了房契，要么房契没有她们的名字，返回后证明所有权和主张财产权方面遇到各种障碍。⁴⁴

C. 儿童

9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残酷的战争在儿童的生活中留下了创伤。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背道而驰的是，全国范围内女孩和男孩都受到多种伤害，被不断剥夺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赋予他们的特别尊重和保护。⁴⁵

94. 自 10 月份开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暴力事件不断增加(第 46-53 段)，Tall Abyad 和 Ra's al-Ayn 地区约有 150 所学校关闭，剥夺了许多儿童的上学机会。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者涌入，Hasakah 和 Qamishli 至少有 60 所学校被临时改成流离失所者收容所，至少有 1.7 万名学生停课。据报告，Ra's al-Ayn 约有 20 所学校被毁，包括 10 月 11 日受损的 Khed Derei 学校。这所学校大约有 1,500 名学生。

95. 与伊黎伊斯兰国战士有家庭联系的叙利亚妇女返回政府控制地区向主管当局办理子女登记时，继续面临各种障碍。⁴⁶ 因当局不接受武装团体提供的民事文件，在政府重新夺回包括 Ghutah 东部出生儿童的母亲也遇到类似的挑战。这种决定极大地损害了儿童获得国籍的权利，⁴⁷ 以及获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使他们更有可能遭受童工剥削和贩运。

96. 在被迫搬迁到流离失所者营地后，儿童尤其脆弱。与 Rukban 营地一样(第 85-87 段)，Hawl 成千上万的儿童，其中约有 1,200 名孤身儿童，至今滞留在那里，仅得到少量食物、清洁水、医疗和教育。女孩和男孩，其中许多是孤儿，在难民营日益恶化的条件下煎熬，受到营养不良、传染性疾病和麻疹的侵害。

⁴³ 见会议室文件，“我失去尊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情况”(A/HRC/37/CRP.3)，脚注 6，可查阅 www.ohchr.org/EN/HRBodies/HRC/ICISyria/Pages/Documentation.aspx。

⁴⁴ A/HRC/42/51，第 92 段。

⁴⁵ 见 Henckaerts 和 Doswald-Beck，《国际人道主义习惯法》，规则 135。

⁴⁶ A/HRC/42/51，第 93-94 段。

⁴⁷ 《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和第七条。另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四条。

97. 在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地区的难民营内，与伊黎伊斯兰国战士有家庭联系的外国儿童尽管已被带入这个国家数年，但仍在绝望中挣扎，越来越容易受到虐待。由于许多原籍国政府作出拒绝遣返的可悲决定，⁴⁸ 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儿童，其中大多数不到 12 岁，仍然处于等待能够遣返的法律窘境之中。

98. 一个可喜的进展是，根据隶属于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临时司法机构作出的决定，以前被叙利亚民主力量非法拘留的主要是叙利亚籍的男孩被安置在 Hasakah 的少年康复中心。鉴于各国拒绝遣返其国民，包括有可能无国籍的儿童，也鉴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犯罪记录，这是为数不多的可行选择之一。⁴⁹ 由于国家或国际一级没有平行措施来有效处理与伊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儿童，以及与伊黎伊斯兰国战士有关联的处于战斗年龄青年所构成的威胁，委员会指出，非国家行为者(叙利亚民主力量)采取的任何此类措施都必须遵守少年司法标准，包括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⁵⁰ 对此事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六. 建议

99. 委员会重申它在以前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特别强调保护平民，包括流离失所人口，特别是在敌对行动持续发生的地区。

100. 委员会建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

(a) 允许独立的人道主义、保护和人权组织不受阻碍地进入该国各个地方；

(b) 释放所有被非法拘留者，包括被剥夺在合理时间内向法院质疑拘留依据的权力的个人；

(c) 停止一切形式的单独监禁或其他形式的非法剥夺自由，包括相当于强迫失踪的条件；披露所有官方和非官方拘留场所的地点，以及所有被拘留者的完整名单；

(d) 促进平民在被重新夺回地区的行动自由，防止在检查站任意拘留，特别是允许人们前往医院就医；

(e) 审查征兵法，确保其符合国际标准，并以符合这些标准的方式适用这些法律；

(f) 执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建议，包括关于妇女在预防冲突、冲突中及冲突后局势中的作用的第 30(2013)号一般性建议；确认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和第 2122(2013)号决议规定的义务，重申需要保护妇女和女孩免遭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g) 确保收回房产的法律和程序符合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归还住房和财产的原则，并且平等获得和负担得起，特别是对妇女而言。

⁴⁸ 截至 11 月，有 17 个国家遣返了一些儿童。见 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governments-should-repatriate-foreign-children-stranded-syria-its-too-late。

⁴⁹ 例如，见“不为所知，不为所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被拘留者死亡事件”。

⁵⁰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

101. 委员会建议亲政府部队：

(a)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停止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袭击，特别是停止对医疗设施、人员和交通工具的袭击，并遵守其采取一切可行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对平民伤害的义务；

(b) 对牵涉其部队的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和可信的调查，并确保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此类调查的结果应予以公布；

(c) 停止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无制导武器和具有大面积杀伤力的武器，包括集束弹药和爆炸性武器。

102. 委员会建议非国家武装团体：

(a) 停止所有绑架、劫持人质和任意拘留平民，特别是表达不同政见个人；

(b) 切实禁止招募儿童及在敌对行动中使用儿童，并确保儿童获得适当的康复服务；

(c) 遵守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停止袭击平民，包括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成员；

(d) 调查其战斗人员实施侵权和犯罪的所有指控，采取紧急措施惩戒或解职对这类行为包括抢劫和侵占财产案件负有责任的个人，并公布调查结果。

103. 委员会建议国际社会和单个会员国：

(a)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展行动时，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人口的伤害，包括审查与行动目标有关的战术准则，并对牵涉其部队的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和可信的调查，以确保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此类调查的结果应予以公布；

(b) 根据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一条规定的所有国家的义务，采取紧急步骤，制止国家部队和在武装冲突中得到任何形式支持的非国家武装团体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鼓励这些实体调查所有犯罪和违法行为指控，并公布调查结果；

(c) 确保人道主义援助机构根据民众需求不受阻碍地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所有平民提供援助，特别是向该国西北部的民众提供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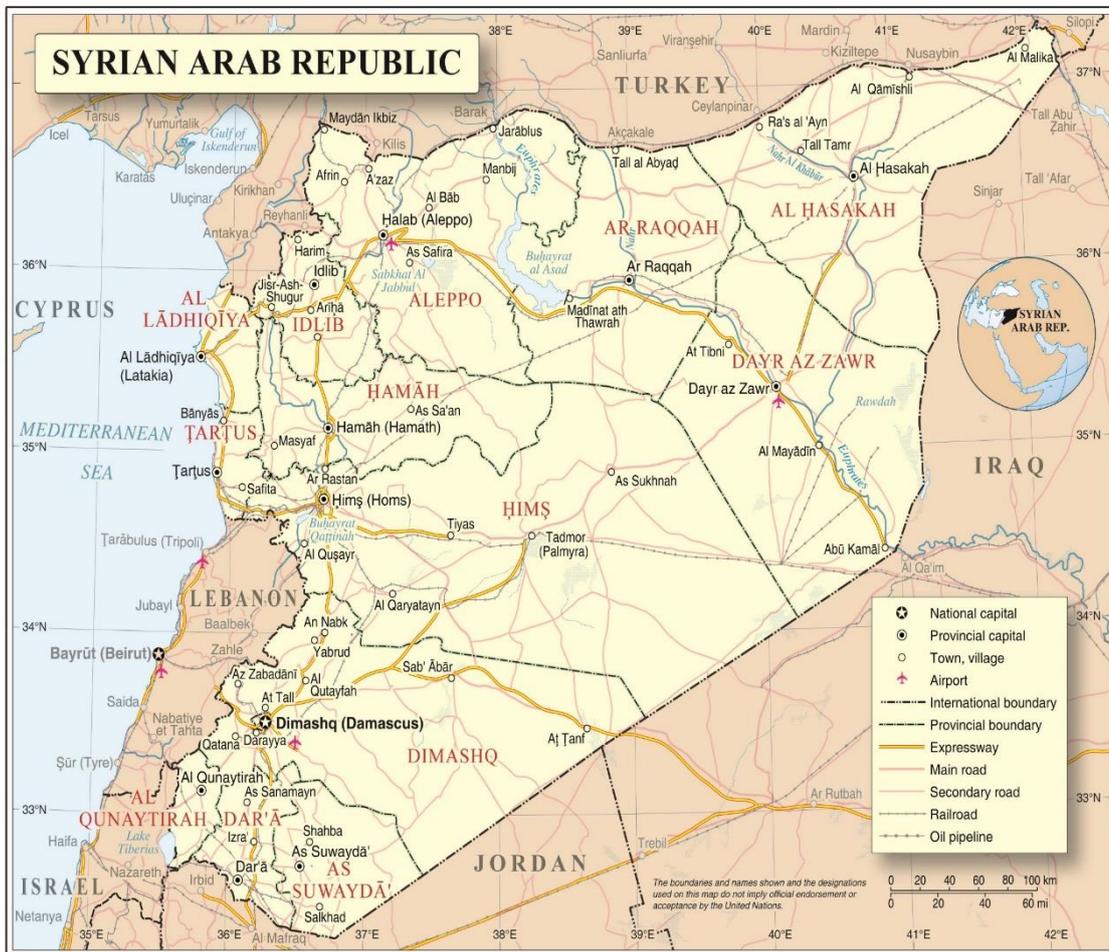
(d) 确保独立的人道主义、保护和人权组织不受阻碍地进入该国各地方；

(e) 根据儿童的最大利益，遣返据称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外国国民，特别是与父母在一起的儿童；

(f)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254(2015)号决议，利用一切可用的外交手段，包括通过包容各方和叙利亚主导的政治进程，缓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的暴力行动。

Annex I

Map of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¹



¹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nex II

Attacks in Idlib and northern Hama

22 July, attack on a market in Marat al-Numan

1. On 22 July, a series of air strikes hit a market and its surroundings in Marat al Numan in southern Idlib, killing at least 43 civilians, including three girls and one boy, and injuring at least 109 others, including 18 children and 15 women. Most of the victims suffered severe injuries, with some being later brought to the Marat al-Numan hospital decapitated, badly burned or without limbs. Family members were forced to identify their loved ones based on birth marks, clothing or other similar features.

2. The market was located on the Marat al Numan main road, in-between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around 40 commercial shops. Interviewees recalled that it was a popular market, operating during the entire day, with peak-time known to be between 8:00 a.m. and 1 p.m.

3. In the morning of 22 July, at around 08:00 a.m., flight spotters and early warning observers reported that jet aircraft had departed from Hmemim airbase and were circling in the skies over the Idlib countryside. Minutes later, at least two jet aircraft carried out two consecutive air strikes, dropping at least three munitions in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in Marat al Numan. The first two munitions hit a residential house and a prison. At 8:17 a.m., a third munition struck another residential building situ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town's market, known to be busy with visitors in the morning hours, located some 800 meters away from the first location.

4. Eyewitnesses described that approximately 10 to 15 minutes after the attack on the market, civilians and first responders rushed to the scene. Within minutes, however, flight spotters¹ announced that a jet aircraft was coming back to the impacted area. At this point, that jet aircraft launched a "double-tap attack" killing scores of civilians, including at least one member of the rescue team. After the attack, flight spotters reported that jet aircraft, possibly different aircraft, were still circling above the area.

5. Interviewees who visited the impacted market site recalled seeing a large crater on the main street and a number of dismembered bodies scattered nearby. At least two four-storey residential buildings had collapsed and 25 commercial shops were destroyed, whilst the windows of al-Quza'iz school located some 700 meters away from the market, were shattered. A member of the rescue team described hearing the screams of a girl who was trapped under the rubble of one of the destroyed buildings. While the team managed to retrieve the girl and her older brother alive, they also found the dead bodies of their parents. Civilians and first responders spent more than one day retrieving the victims' bodies from under the rubble.

6. Consistent with witnesses testimony, early warning reports and flight spotters reports indicated that at least two Russian fixed wing-aircrafts, departed from Hmemim airbase on 22 July at around 8:03 a.m. and circled near the target area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attack. The Commission further obtained flight communication intercepts conducted in the Russian language for the period between 07:40 and 09:59 a.m. The communications confirm that, between 8:17 and 8:35 a.m., two Russian aircraft operated in Idlib airspace, and reported on the progress of on-going aerial attacks in Idlib.

7. Documentary material, including satellite imagery, video footage and photos provided to the Commission show a large crater on the main road of the market. It also shows damage to the roof of one residential building, and that at least one building that has collapsed.

¹ Flight spotters or early warning observers comprise civilians who monitor aircraft flights to provide other civilians with advance warning prior to an air strike

8.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the Commission does not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time and day of the attack, the Syrian Air Force engaged in target coordination or carried out attacks in Idlib governorate.

16 August, Haas compound for displaced civilians

9. On 16 August, between 7:15 and 7:30 p.m., a series of air strikes hit a compound located two kilometres from Haas in southern Idlib, where displaced civilians from Dayr al-Zawr, Hama, Homs, rural Damascus and Dar'a lived. The attack caused substantial damage to areas where civilians often gathered, including children. The attack killed at least 20 people, including eight women, one of whom was pregnant, and six children, and injured 40 others.

10. One interviewee described that, as hostilities in southern Idlib intensified, many civilians were compelled to relocate to the Haas compound as they were unable to afford travel costs to go to the camps along the Turkish border,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safer. Fearing attacks, though unable to relocate due to financial constraints, families were left with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ettle in Haas compound.

11. The Haas compound for displaced civilians was located in a rural area, and was described by witnesses as residential, without checkpoints or armed groups' presence, and situated near agricultural fields. The compound was composed of sever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where at least 150 families lived. Interviewees described how, during the summer, they would often gather in an open area in the compound in between r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commercial shops, while children would be playing. The compound also included commercial areas, a non-operational medical centre, a kindergarten, and a makeshift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 catering for some 290 pupils, as well as a prayer room.

12. Eyewitnesses recalled that at around 7 p.m. at sunset, before evening prayer, a reconnaissance plane was circling over the Haas compound. As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encamped residents to witness aircraft, many remained outside in an open area. Minutes later, flight spotters² reported that a jet aircraft was in the area and, at approximately 07:25 p.m. a series of air strikes struck the compound killing at least 20 civilians and injuring at least 40 more.

13. Interviewees narrated that a jet aircraft dropped at least two bombs on the compound, primarily impacting the open area to the south-west, located between residential units and commercial shops, where civilians had gathered together. At least two of these buildings, along with the food storage room, were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windows and doors of the health centre and the school were completely shattered from the blast.

14. Approximately 10 minutes after the attack, civilians and rescuers rushed to the scene and began removing victims from under the rubble. One interviewee described that most of the victims suffered severe burns following the air strikes, and many succumbed to their wounds after being transported to nearby hospitals.

15. Witnesses and flight spotters identified the aircraft as Russian Sukhoi Su-24. Early warning system observation reports indicated that at least two Russian fixed-aircraft departed Hmemim airbase on 16 August, at 7:02 p.m. and were then circling in the area near the Haas compound. Flight communication intercepts – conducted in the Russian language – confirmed that, on 16 August, at the time of the attack, at least two Russian aircrafts operated in Idlib airspace, and reported progress regarding the attacks. Analysis of the intercept data further clarifies that both of the Russian aircraft requested and confirmed having received target coordinates between 7:17 p.m. and 7:44 p.m., with one of the aircraft engaging in an attack at 7:24 p.m.

² Flight spotters or early warning observers comprise civilians who monitor aircraft flights to provide other civilians with advance warning prior to an air strike

16. The Commission received no reports indicating the presence of Syrian aircraft during the day and time of the attack on the Haas compound. Consistent with eyewitnesses' statements, video footage, picture material and satellite imagery show a deep, large impact crater in an open area in the Haas compound. The impact and the damage indicate the use of a blast weapon with wide-area effects, such as highly explosive fragmentation bombs. This includes OFAB-250 or KAB-500 bombs, both of which are unguided blast fragmentation munitions, known to be carried by Russian aircraft, and Russian Sukhoi Su-24 in particular.

17. Given the evidence available, including witness testimonies, video footage, data imagery as well as reports by flight spotters, flight communication intercepts and early warning observation reports, the Commission concluded that a Russian aircraft participated in each incident as described above, and that each of the incidents the Russian Air Force did not direct the attacks at a specific military objective, amounting to the war crime of launching indiscriminate attacks in civilian areas

20 November, attack on Qah camp for displaced civilians

18. In the evening hours on 20 November, pro-Government forces launched a surface-to-surface missile attack consisting of cluster munitions on a camp for displaced civilians located along the Turkish border, where hundreds of families displaced from eastern Ghutah, Dar'a and Homs resided. The camp was situated near Qah village, approximately four kilometres from another major camp in Atma, and was recently expanded to accommodate tens of thousands Syrian women, men and children who had fled the on-going offensive on southern Idlib and northern Hama. Witnesses described hearing one large explosion at 7:19 p.m., followed by a number of smaller bomblets that exploded over the camp, setting numerous tents on fire and damaging the Qah hospital located some 25 meters away. The attack killed 18 civilians and injured at least 40 others, including 17 children.

19. The Commission analysed photographs and video footage of remnants which revealed the use of an OTR-21 missile. The overall size and shape of the blast site was compatible with the OTR-21 "TOCHKA" system, a large tactical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that the Syrian army has in its repertoire.

20. Although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is not a party to the 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s, the use of cluster munitions in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is inherently indiscriminate (given the typically wide dispersal pattern and high dud rate, which continues to endanger civilians years after a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therefore prohibited by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For this reason, their use in densely populated camps for displaced civilians, constitutes the war crime of indiscriminate attacks in a civilian populated area.